



· · · · ·

政 治 类

· · · · ·



总兵王公德政碑^①

李先立



(缺)

雄土府一，酉石土司二，幅员千里，山川间阔，承朝廷底定之后，礼让之风，固不逊于齐、鲁。而万山深箐中，擐刀佩弩，毗睚报怨之俗，犹未能尽泯焉。且去省会将二千里，悬一军于险远穷边，以与黔中苗蛮部踵接，非得方叔、召虎其人，真以安民社为心者，恐未易当此一面也。辛未夏，我王公由宁都移镇是邦，其恩德之所洽，威信之所孚，早已鲁泽闻邾，楚波及晋矣。初下车，严明约束，整齐什伍，讨军实而申警之。老弱者汰，虚悬者补，而无用之兵去，空籍之弊除矣。号令惟明，赏罚惟允。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；不少征发，以烦士卒。由偏裨以逮卒徒，宛然家人父子之相接。然而令行禁止，毫不假借也。且灾伤有赈，无告有养，捐俸以给老弱之裁汰者，设义塾以教子弟之固穷者，时进老成黄发而咨询之。凡利之当兴，弊之当除，苟有利于民社，悉严气正性以行之，和衷协谋以济之，不计其事之由己出、功之由己成也。自公莅任来，七八年间，里犬不惊，夜户不闭，商安于市，农安于野，天应如响，休征云集。兵民岁时燕会，杯酒往来，欢洽无间。行旅之往来者，可早夜发焉，无或警也。去年春，丁太夫人艰。兵民皇皇，恐失我寇君也，相与赴省号呼，为攀辕截镫之举，情辞恳切，上宪怜其诚而转吁之。乃蒙天语褒嘉，特敕留任。国人如新获慈父母焉，因相聚而谋歌功颂德之事，以勒诸金石。公，讳国忠，字擎庵，福建人，大概以忠孝为质，济之以仁恕，行之以刚

① (清)郑珍、莫友芝编纂，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《遵义府志》，1986年版，第1403—1408页。

健，故能入人之深而保定之大如此也。谨撮其大者数端，序次而附之碑阴，以志不朽云。

一、恤养穷兵。穷兵之无告，更甚于穷民之无告者。穷民自食其力，心思材力，习惯已然，筋骨已衰，犹能出其余技以自庇。若穷兵待食于人，所任者金革，所习者击刺，及其衰暮，势不能披坚执锐也，势不能投石超距也。国家即甚无事，亦安养此无用之人哉？法必汰。夫以待养于上之人，一旦黜其身，而夺之食，计惟有垂头待毙而已矣。田子方见老马之放弃者曰：“少用其力，老弃其身，仁者不为也。”乃以曾为国家御侮之人，不克终其余喘，岂仁人所忍见闻哉！公则于奉法之中，而通之以法外之仁。凡兵丁之老弱，有愿以子孙承袭者听；其无子孙者，乃捐清俸，按其所需缓急而周给之。而于寡妇孤儿、疲癃、残疾为尤甚。故一部有裁汰之兵，而无无告之兵者，皆公父母之鸿恩也。夫兵制之敝也，起于主将有私身家、长子孙之计。故按籍有兵，而征调无兵者矣。且有摘其微过，黜其人，而攫其饷者矣。公于已汰之兵，尚恩勤赒恤如此，则部中之士饱马腾可知也。安得世皆仁爱如公者，而与之筹兵制哉！

一、捐赈灾民。遵义地僻民贫，风俗朴俭。比闾而居者，率皆编茅为屋，一罹火灾，延烧不下数百家，少亦数十余家，无虚岁焉。以担石不储、祚褐不完之民，时为凶烽虐焰席卷而去。惨凄之状，哀鸣之声，有不忍听闻者矣。公乃巡视灾民，计口授食，计人授衣，随其力之所至而赈济之。慰劳之言，无日不下，事定乃止。民之沐其泽者，若饮醇浃纩，并忘其灾之切近已也。由是文武协谋，凡禳火之术，救火之具，无不区划尽善。一两年间，民始得有宁居焉。今年二月十七日，城南飞火突发，暴风大作，城内外数千百家，一时俱烬。死者不知其数，其得脱者，大半皆焦头烂额之人，诚非常天灾也。火发之夜，兵民惊诧，无有固志。公刁斗森然，按部不动。平明，召父老而安集之，赈给慰劳，视昔有加。惨澹迷离之天，遂回而为风清日朗之候，非公恩德入人者深，当此时竟不知作何境界矣。以一人而系一郡之安危若此。

作诗歌者，纪传其事。而白叟黄童，街谈巷论，咸引手加额，以为“王大将军活我”焉。

一、礼贤下士。世之治乱系乎士，士之趋尚系乎好士者。周末尚游说，东汉尚节义，其所由来者有故，故天下之士，靡然乡风而从之。今之士风，亦少偷矣。其所挟以游于世者，率以诙谐为尔雅，清谈为练达，六博、踏蹠为长技。而开阁延揽者，亦遂以饮食、歌舞、游戏当之，自以为相得甚欢，而浮靡之弊，有沦胥于人心而不觉者矣。公循循长者，谦光自牧。凡士之敦孝弟、重廉耻，晓达世务、博洽淹雅，与夫通一艺以上者，悉罗而致之幕下，相与观古今之治乱，商政治之得失。公暇之余，作为诗歌古文辞，以咏太平，以抒性情，殆无虚日。又时与山人、野客，煮茶、评画，以博其山水之趣。公不喜饮酒，而好人饮，礼意殷勤，以致其敬；笑语款洽，以尽其欢。端庄持重，终日不疲。尝于豆觞狼藉时，微窥其举止，而其人可知。此又公相士之一法。而佻达、轻儇之习，不知其何以咸消也。夫当风俗嚣靡之日，公独能以礼自处，以礼处人，诚可障百川而回狂澜者也。闻公之风，而兴起焉，使天下之士革衰乱之俗，崇礼让之道，于以反薄而归厚，化靡而还淳，其或由此也。且公卿不下士久矣，况纠纠桓桓者乎。闻公之风，亦可负愧而感动矣。

一、设立义塾。凡郡县皆设义塾，大概以贾虚名、钓声誉为念，而实意不存焉。公职司专阃，戎政克修外，义塾之兴废，原不相涉，何惓惓于此也？盖遵义旧属杨氏，明万历庚子始平之。虽建学校，设师儒，其时士子寥寥，暂议赴渝城就试。计由遵抵渝，可八九百里。士子担簦裹粮，崎岖况瘁。一逢考试，如往赴敌，甚有贫病不能自给，陨躯于路者。公尝悯之。每与当事商议此事，辄以棚厂未设为辞。夫凡可以取民之术，为功令所不载者，无不悉力以图之。而此独兢兢由旧，何哉？公虽有怜恤单寒之意，亦阻于职分之非己所得为矣。士子欲赴憩于省，艰于资斧，公捐俸以助之，至再至三，略无难色。而省中又以因循旧制报罢矣。由是斯文气索，为父兄者，目不睹文明之化，徒闻有跋涉之

苦，兼为贫所困，而读书之途，遂缺然矣。公乃兴义塾，婉曲劝导。兵民子弟，无不感恩毕集。馆初在外，经大火后，人人自怠，以为不能复举。公又移置鼓楼，延师训导，日夕不辍。夫教学之事，人皆视为缓图，而公独惓惓焉。盖恐文教不兴，相率而为凶悍之俗，终非国家之福也。若夫贾虚名，钓声誉，公原不以此为重轻，而何急急于此也哉。

一、尽革陋规。国家可使有坐食之兵，必不可使有愁怨之兵。盖坐食之兵犹可用，愁怨之兵必不可用。卫懿以好鹤取亡，乐御以羊羹致败。怨毒于人甚矣哉。而今之司命者，率以三军为府库矣。国家岁出金钱以养壮士，而多方渔猎之。馈送有算，燕享有算，公车有算，其取于兵者，已十之三矣。至下而为商贾负贩之为，平日辇取远方服饰器用之物，计人而布散之，而取偿于支给之时，以规十一之利，兵之不至于冻馁者几希矣！乃复力役有供，刍秣有供，薪炭有供。夫以数口待食之身，入则有饥寒之累，出则有服劳之苦，少或疏慢，刑罚及之，曾不得如匹夫匹妇之安坐一日焉。方今国家无事，莫可谁何。脱或有事，缓急宁可共哉？公深知其弊而痛除之，俸薪而外，别无调度。简阅而外，别无征发。此固遵郡所数十年不可多得之事，而仅见于公者也。独惜邀恩者，仅仅戴甲操戈之人，而吾民不与焉。而公实非文职也，可奈何？

一、封禁砂厂。按《舆记》载，遵义产丹砂、雄黄、斑竹、犀角等物。遵义之有丹砂，前人宁不知之，从未闻有入山采取者。盖地方褊小，宁留不尽于天地，不开偶利于民间，其思深，其虑远也。五六年前，有好事者探得其地，煽诱愚民，招集商贾，山、陕、吴、楚之民，凌杂踵至，请于公，不许。有欲赂公以千金者，有震之以走省会、走京师者，且出怨言。公不为动，坚执如初。人皆知公意不可回也，相与赴省具诉。而上宪所见，与公适同。下令封禁，而后敛形戢志焉。君子之思深虑远，志同道合，有如是哉。盖凡利之所在，害必随之。丰于彼，必歉于此，自然之理也。山泽之气，不可过凿；山泽之气凿，则稼穡必衰，而田功坏。一时之

利不可妄开；偶然之利开，则耕耘必少，而人力坏。竞末作，忘本务，而人心坏；藏奸宄，集亡命，而地方坏。且利之所开，其始未必不盛，乃令四方之人，饱橐而去，而此数大害者，不在遵人之身，即在遵人之子孙。思及此，而后知公之功德，其及我遵人者为甚远也。虽然，世安得尽廉静寡欲如公者哉？安知后之人不邀厚利而忘远虑也。夫必至于如是，而后思公之功德为无穷也。然宁使功德不信于后世而人忘之，此又公金石至诚之意也。

一、白燕呈祥。事之不经见者，皆谓之异，而灾祥分焉。日星、风雨、昆虫、草木之类，往往各随其气以相应。和气致祥，乖气致灾，此其大较也。丁丑夏，公官舍旁，有燕，一母育四雏，而得一白燕焉。夫有关雎鹊巢之德，自有以致麟趾駘虞之应，此固其理之必然也。白燕之事，不可考，第以人事卜之，而知白燕之断断之为祥也。问，有如公之奉母以居，生事尽礼，死事尽哀乎？问，有如公友爱诸弟，彼此无间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实心为国，不拘文武之职守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和衷协恭，求有利于民社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廉静寡欲，自奉薄而待人厚乎？凡此皆公之盛德大业，可历历歌颂者。即使雉雊于鼎，六鶡退飞，愚犹不以为不祥也。不然即凤仪于庭，麟游于囿，愚犹不以为祥也。《春秋》书灾异，不书事应，盖恐后人托为神奇以饰太平，以诬天应，而谀悦诡诞之辞，相继并兴也。白燕之事不敢知，然而益知白燕之断断之为祥也。何也？白燕为公而生也。

一、祈雨立应。遵义山多地狭，厥土柔，厥性刚，五日雨则成泥，五日不雨则成坼，十日不雨而禾枯矣。当旱魃为灾时，不必问岁之丰歉，而当前之物价必腾。斗米至二钱，而民已有菜色矣。公慈祥恺恻，留心民瘼。每遇灾祲，忧形于色，斋戒越宿，舍车徒步，躬诣神祠而致祷焉。迫切忧劳，引罪自责。常获天贶，大雨随之，论者以为诚感云。夫阴阳之气，蒸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以润土膏，以滋黍稷，天地之常性也。然或愆阳伏阴，雨旸失节，有正人君子，恐惧修省，为民请命。平日之存心制行、端己临人，既有所积，以为感通之本；临事之震动恪恭，备物尽志，又有所

操，以为感通之自。人心和而天地之和应之，以和召和，自能回天意而苏民困。故感应之机，捷于影响，自然之理也。近世法家祈雨之术有二：一则书符咒水，酣醉慢骂，大叫狂走，名曰“醉翁祈祷”；一则其声哀，其容戚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名曰“哀告祈祷”。夫上穹尊严，岂至如妇人之仁、匹夫之勇，任其哀吁之，激发之，而遂屈情而徇人也哉。必不然矣。

康熙戊寅

广文张先生德政碑记^①

谭 瑞

民之于官，被其政之善而思之不容已，于去之日则立石以纪之。士之于师，沐其教之善而思之不容已，于去之日亦立石以纪之。其昊好之情，一也。然官司可饰，而师不可袭而取。官凭其权，权则民或可以慑。师守其道，道则士不可以欺。故曰官司可饰，而师不可袭而取也。子舆氏曰：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可见师之服人，必其教之善，深入乎人心，而极其思之所至不能忘，不忍忘，且不敢忘。而后一心悦服，同声响应，无彼此参差之不齐也，岂可袭而取乎哉。思唐张公，以明经入对，来训平邑，自戊辰阅癸未，十有六载。今夏吏部始以叙迁公黄平学正，邑之士金谋立石，以志公之不朽。夫我公之训平土有年矣，平土沐公之训，亦有年矣。今于其去而思，有以纪之而传之。此非其教之善深入乎人心，而极其思之至于不能忘，不忍忘，且不敢忘，乌能使一邑之士，一心悦服，同声响应如此乎。虽然，教则何以善哉？朱子曰：教授之为职，其可谓难矣，惟自任重

① (清)廪膳生、邹汉勋编修，《安顺府志》点校小组点校：《安顺府志》，1995年版，第636页。

而不苟者知之，其以为易而无难者，则苟道也。吾尝观公所行，身端矩矱，训读必勤；谨萱庙学，残阙必修；恪供祀典，废坠必兴；椽房尽涤，陋习必除。职之所在，不敢卸其仔肩，可谓知难而不苟者矣！若夫轻易苟且其官者，经书六艺荒落于酒杯棋枰中，甚至委典守于庙隶，付省奠于屠沽。举先圣先贤之庙祀，几不如浮屠老子之宫，尚得以整齐严洁，肃肃煌煌也，不亦不可慨哉。昔苏子由为陈州教授，子瞻作词云：“常时低首读经史，忽然欠伸屋打头。”盖学舍之仳仳尔。如公赁屋以居，卑隘破坏，环堵萧然，日座读书其中，与子由所处何异？阶前地不余丈，植榴几树，罗蕉数株。每当春夏之交，浓绿纷披，娇红互映，与弟子讲贯其下，如列画图中，不减昔之集槐论议。诵山谷“北门尘土满衣襟，广文直舍官槐阴”之句，其高致不相远也。屋后种一小圃，朝餐撷菜，淡泊自若。客或难之，公笑应曰：“贫厨非大祭，未有肉留宾。”此非袁中郎之请乎！立毡席者，员散而易肆矜夸，官闻而每多傲慢，独不观唐子西作教凤州之句子乎！师儒要好手，老大非良脚。戛尽识囊空，抽穷知茧薄。古人兢兢一职何如哉，而公醇谨谦让，庶几近之，审乎此则公知难而不苟者。居处服习之皆道，即居处服习之皆教，思之而无不可纪，纪之而无不可传。郑康成云：“孔子之门，考以四科。回赐之徒，不称官阀。”奚取于位之显庸，权之赫奕哉？今公行矣，他日有登夫子之堂，访鲁公之迹，必指而异之曰：“此思南张先生木铎平阳，多士于去之日，思其教之善，大书特书之碑也。”读之叹之爱之敬之。今所垂，将与壁丝共享于千秋，傧壻同光于百世矣！彼袭而取者，诚如是乎。予山林放弃于世所表见，焉能以文为公重。特徇诸生请，不容不想。诚一言或得附青云以不朽，亦一日载笔之幸云尔。爰为之记。

湄潭沿江渡政德碑^①



公颂

县长马公政德修复兴沿江渡场市之德政
甚矣，盛衰兴废虽曰天演，岂非人为哉？是以众愿民归，皆
因兴灭而继绝；远来近地，不外薄税以轻征。我境沿江渡，地界
黄、余、湄、瓮，水接遵、筑、思、沿。前二百年码头热闹，近三十载
市镇萧条，现在寂寥，莫之为甚。去腊县长马公因剿匪经此，深
为浩叹，面谕恢复，减轻税额，豁免征捐。阴正开场，示匝一月。
商贾皆藏于市，行旅尽出其途，勃然而兴，沛然莫□。嘘！死灰
复燃，培枯柳而再发，非马公提倡、维持之大力，焉能若是？故歌
功者满道，颂德者盈街。爰是为之颂曰：德政似水流，名存沿江
上。福星一路歌，生佛万家唱。长遗去后思，百代孚民望。公种
必生公，相门还有相。以志不朽云尔。

沿江渡合场绅士庶公立

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丑，仲夏月下旬吉旦^②

① 汪育江编著：《乌江流域考察记》，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04—105页。

② 该碑虽年限很短，但有“前二百年码头热闹，近三十载市镇萧条”等记载，是研究乌江的历代整治和通航情况难得的佐证资料，故录。

重修印江县堂记^①



帅机

印江县邛土司，《郡志》莫详其始。孝皇御极之七载始更置邑，迄今凡百祀矣。维是草创疏略，历数十令无能易。非当事之惮烦，繇财用绌乏经画艰也。万历辛巳（1581）夏，莫令奉今上命莅印。甫旬日值大雨，河水汜滥田稼。令斋居，遍祷邑中神，水消落。令巡行四野，验冲伤漂没者，状白当辖。当辖动心慨然，欲题请蠲民租，终成厥功矣。堂正厦三间，额其中曰“忠爱”。前为揖厅，间如之。后旁为耳房，左右各一间。中为扰道接川堂。堂前后各一间，堂中置库房一间，迤东置粮仓。南北相面各三间，中为厅一间，大门为牙墙。邑院后并左右关为周遭通道。四城增重门，设刺板上下。街内外并置栅扃，锁严而启闭时，百祀来邑治，犁然整、焕然新诸班就绪者，不可胜纪。且财不费，民不劳，皆令之捐处有方也。令之大造乎邑也，厥功良亦伟哉。予又闻：印民土著少，流寓众。赋役烦重，健讼朋兴，号难治。令持重镇静，约己裕民。稍稍兴利除弊，摘其要而去其甚，若医师之治羸不施猛剂，徐调和其元气。而煦妪之民，被令之化，若饮醇醪，潜移默化，罔知所自。故其效征于闾阎雍穆，图固空虚，虎狼屏迹，苗彝慕化。即旁郡邑司有大疑大狱之不能决者，率取正于令。令随所至，诚格而明通之。人皆输情服断，称慈明令尹。其经纶之蕴，康济之犹，见于六议之陈。皆安攘至计，请当辖多嘉纳通行之。远近之民，引领悬望，愿见德化之风。而令之秉心塞渊，操行砺洁，浑涵为仁，沈毅成义，民不忍欺，亦

① （清）复修恕主修，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：《思南府续志》，2002年版，第365页。

不敢犯。虽循良未多让，殆空谷足音也。印民何幸而获令哉？夫守令六事，自昔言之，得民之难，圣贤且尔。此一邑也，昔敝而今理；此一民也，昔狙而今孚。天下事废于因循而兴于振作，古今民貳于捍格而信于感化。化裁推行，神明成信，亦顾所存，何如耳堂之系乎印风也，岂浅鲜哉？后之君子尚鉴于兹。令名与京，字子微，别号寰冲，广西南宁宣化人，登隆庆元年（1567）进士。少居乡，嗜灵修，粹博物，洽闻声实并茂。余守郡时，知令最深。令政迹，则思人同野古泉寓书语令类如此，其厚积远施，盖尚未可涯涘测也。邑前令暨典幕名，并列于石阴。

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

婺川县治记^①

金皋



嘉靖壬午（1522）孟夏，眉山熊君价，自浙川尹婺治。婺，古牂牁要路，在蜀楚交会之间，辖思南郡，去郡四百里。省方相轧创为邑，以容其民势也，视内之邑为有间，亦势也。正德间，流贼方四啸聚，自四川江津行劫，屯聚于婺。居民走匿山泽，与猿狽为伍。婺亦旧无邑规，公所治，苟且蔽风雨，加以兵燹，邱墟荡然。熊君至，于无所居，乃诛茅筑卜，用宁干止，敷政优游，婺民大悦。遂以是岁孟冬，相视林衡，度伐木材。又明年为癸未（1523）孟秋，焚石通道。士民刻信，欣来赴役，木材亦至公所。又募陶工范瓦，以片计者五十有余万。事渐集，乃鸠工，告期计程，揣数以从事。公厅六楹，高二丈有五尺，横则倍丈之二，深则益丈之一。中厅之高，减公厅之八尺，横阁如之。吏舍翼列，屏障高峙。神祠幕厅，皆有规制。内墙周匝三亩，樵楼镇之。外墙

① （清）夏修恕主修，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：《思南府续志》，2002年版，第365—366页。

倍内墙三亩五十步，覆瓦重簷，翼飞矗落。南北东西门有楼，眺望公馆铺舍。新创轩轩，一邑之中，焕然生色矣。君初欲建造，虽公移巡按陈公，比得请而陈去。既而刘公巡按来，公移复上，乃能毅然独任其责，会计酌工食之中，捐俸益措置之乏。婺民忘其劳，乃合乃完，循循自丁未（1547）迄己酉（1549）冬。用其一不妨其二，公私欣欣得济于美亦难矣。孔子所谓三年有成者，非耶。夫为政要有纲纪，则名分定而惠易流。建事贵审先后，则事有绪而民不扰。使公所杂于民居，则倡率弗厉，非庄以莅之之义。期会深于束湿，则急遽无渐，非佚道使民之心。观熊君治婺，其得古人为政之方哉。熊君眉山世家，笃信好学，故其施为气象，知能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徒为口耳糟粕之用，可谓不负所学也。已数千里而走使来，欲予记之。予与君既为知己，又婺于少时曾蹈其地。予祖蓼猗翁曾作郡思南，婺属邑也。其德土人，至今遵而思之。君盖闻风而兴起者，感今怀旧，又乌能无言，遂辑其大旨书碑。明年，君当奏绩明宫。婺人虽欲挽留，弗可得也。后尹兹者，览予言而思以继其心焉，则治婺之迹，循环于无穷，为不磨矣。诗云：勿替引之，其不重有感夫。

重建申忠节公庙序^①



俞汝本

庚子春修《郡志》，查有忠节申公庙在波罗山之麓。维时书院主讲为公裔孙，举人清瑞同拜谒焉，则见破瓦颓垣将渐倾夫梁栋，荒烟蔓草已深没其阶，除祖龛废而不修，栗主乱而无序。申君慨然曰：“是余之责也夫！是余之责也夫！”余亦谓子推之节

① （清）夏修恕主修，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：《思南府续志》，2002年版，第394—395页。

田荒于绵上，太伯之祀后替于吴中。是宜表彰，职在守土。按公生当明室，具有纯姿，曰师、曰父、曰君，大节不愧为子、为臣、为友，庸行克敦，概其生平可得而述焉。夫带幅巾之气者未必其偷婉庭闱，侈缟纻之盟者安必其荩忠堂陛。公乃幼龄樵采，纯孝性生。常偕父以往田，倏闻声而遇虎，噬亲以去。谁逞白额之威，持梃而争，竟出黄童之手，其不朽者一也。厥后名登蕊榜，身列成均。王阉寺窃弄威权，李文忠首先奏劾。彼既以言事逆旨，此乃以容悦谀君。公则一倡千人，抗颜极谏，霁威君父，全义师生，其不朽者二也。然此犹及身以济，未即赍志以终。至于土木之难也，先入寇，王振导圣驾北巡，郕王作东都留守。始其祸者阉宦，成其功者幸臣。而公乃驾代乘舆，魂羁沙漠，人不及觉，史未有书。是可慨也已！是可悲也已！且乎志士成仁，百折不回者，其节烈何必求谅于后世；忠臣殉国，有死无贰者，其声名赤未尝冀显于当时。惟是诚积久而必彰，气凌寒而逾劲。当夫白龙鱼服黄鹤羽衣扈从之臣仓皇于行道，三军之士痛哭于守陴，惟公义不帝秦，志图存赵。庾兰成漂流乡国，苏子卿推尽节旄。遂使木拱东平，枝犹向阙；坟留西洛，梦绕思乡。迨天顺改元，而公之死为已久矣。说者谓北征之役张铺、王佐亦同于靖难，无匡救之功。侍驾之臣朱勇、薛绶，未必非精忠，乏安全之策。且喜宁与振等亦死军中，不宜滥，故史俱缺文。不知曲突徙薪，谁持夫先见焦头烂额，孰邀其上功颠倒如斯，谬妄可叹！昔钟仪去国，犹得释于累囚；襄老蒙归，尚能正其邱首。何公玉门生出，紫塞魂羁，麦饭一杯，谁浇夫荒冢！虞歌满路畴，为之招魂，自非源出空桑，生凭廪竹，凡兹行路，有不为之潸焉出涕者乎？迨夫萧重望以一书入奏，赦宗庆以三烈称奇，杨廷诏谓义重纲常，田西麓言荣及乡国，而公遂得赐谥忠节，崇祀乡贤。不朽之名所由，与君亲师并立为三也。兹则庙凡三易，事隔两朝。褚家旧堂已乏河南之祀，王询故宅徒留短簿之祠。风雨一椽，常悲鸣夫鸟鸟；春秋两候，旱至缺夫牲。仆心切阐幽，志存怀古，爰属申氏族中重为修理。支虽非以一木，腋当集以重裘。今幸崇墉屹屹，夏屋

渠渠。魂魄未忘，谅应归夫故土；松菊犹在，敢敬告夫前贤。新淦之田可赎，吾其书有道之碑、灵崖之碣尚存。君可作祖德之颂，爰为迎神、送神词，曰：“婺山兮苍苍，婺之水兮流且长。笃生伟人兮植此纲常，嗟公之仕兮运值逆璫，导帝北巡兮濒于危亡。公仗节兮慨慷，代乘舆兮气激昂，一去不返兮摧我肝肠。邻春兮歌辍，行路焉神伤。嗟公之歿兮史不及详，一疏入奏兮其节乃彰，公其来归兮式享烝尝。春露兮秋霜，芹正碧兮荔黄。登瑶筵兮绮席，奠桂醑兮兰浆。望中原兮故国，安魂魄兮此乡。公归兮不复，我心西悲兮乱我心曲。陟彼几筵兮神无讐，以妥以侑兮俾尔多福。神来兮林青，神返兮波绿。灵旗翩翩兮羽仪，肃肃驾潜虬兮霄腾。策神龙兮水宿，寝成其孔安兮复我邦。族公孙振振兮以似以续，续古之人兮俾尔戬谷。”

重建王忠烈公祠碑^①



陈怀仁

盖闻郎官上应列宿，邑长于众庶尤亲；保障非等茧丝，境土之存亡攸系。惟以死勤事，作捐躯全民社之臣；斯崇祀称贤，留正气壮河山之色。若我忠烈长洲王公，盖其人也。公，魏国文孙，司理仲子，至情至性，古貌古心，中万历壬子乡科，除松江、青浦教谕。玉笥张中丞荐知遵义县，以崇祯辛巳四月到官。时遵义嚣风久炽，习俗纷争。土贼披猖，良民疲羸。群奸未由箫勺，庸才不足皋牢。公座挂庚牌，书详亥制。铁腰李为朝廷执法，山令难移；青菜刘之胸次如园，羊蹄不踏。鸿嗷甫息，豕突堪忧。思除凶即以安民，乞府镇齐修守备。乃毛锥子尚期杀贼，而腊枪

^① 郑珍、莫友芝编纂，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《遵义府志》，1986年版，第1408—1441页。

头竟欲销锋。公不得已，独断独行，议守议战。战则卡隘宜审也。公念朔方地靖，所凭仁愿三城；滴博岭收，惟倚蓬婆百雉。筑大虫之堡，元夏心惊；据钓鱼之山，合州势壮。因衡要所，创设高墉。两月之鼙鼓轰天，数里之长云涌地。盖自新站筑成，而夷冲始可遏矣，战则疲卒无用也。爰整饬纪纲，纠集乡勇。五花判罢，七萃麾来。观僧腾客，踊跃而进；列毛葫芦，提挈以趋。坎坎李崇之鼓，布列兗州；堂堂窦俨之营，防维新郑。然后陈师鞠旅，教达禁成。播之御寇有资，公之劳心已至。而祸本从生，则有非意计所能料者。遵义旧与水西为邻，小乌先以渭东内附。鸠终恶眼，饲则依人；蚊易成雷，聚还为市。欲南人不反，孰能丞相攻心；如西董最豪，肯禁生羌攘臂。在当时羁縻勿绝，亦主宰者处置得宜耳。祚远既死，献地半归。遗旧将耕插沙溪，与土酋日成仇怨。鎔著牙棋，惟枭独食；穷奇饕餮，比德皆凶。一肆大石压卵之横，一设钝椎击锥之计。冤头屡对，李阳拳历岁交挥；狭路相逢，尸陀肉临岐碎割。一家哭杀，万纒抄回。贼载虏若驱亡羊，父翻烟而投健鹘。从此衅挑邕管，黄洞千家；响应铜钗，黑幡三点。蛮氏寻仇于触氏，蜗国交戈；外蛇洩愤于内蛇，郑门决斗。彼投鼠岂虞重器，必恶蟹皆作仇人，大都鸿罹鱼网，柳代桃僵矣。公云据理而言，杀降者曲。且丑类不分虫鹤，致吾民累等池鱼。事关守土，必得元凶。爰整我师，采入其阻。出诸虏于坎中，系群憨于车后。早稔免藏东郭，三窟交通；预防怪发西夔，九婴狂煽。缕陈上策，请决渠魁。使本郡大僚从议，则使荧荧者灭，火不炎冈，何至逐逐而窥虎终出柙。乃武夫力而拘诸原，竖儒疏以败公事。偷闲则宗资画诺，从容孟博之才；持叔则张楷猜嫌，牵掣伯昂之肘。甚至福堂囹圄，殷纳橐饋；篝火狐丛，潜通线索。公身已为孤注，贼类随结外援。大钟小钟，领率桐油之寨；番漫曹漫，招摇檻埇之村。鸽冲而鲍老旗飘，蛊集则山潭雾满。公乃速呼苍兕，遣御红巾。集而歼旃，穷之灾也。时则輶辒匝布，境迫乘堙；魔魑群飞，城危累卵。公独臂支持，数行泣下。两姑兼管束，巧妇难炊；三公谁适从，葺裘空赋。将军之美人自舞，大尹

之铜节坚持。善藏者各占河魁，善走者俱持便面。公等皆去，谓伋尚可行哉；我命在天，惟尊乃称勇耳。而孰意四围妖鸟，誓族难驱；一纸飞鸢，贺兰莫赴。獮子驾吕公而直入，偷儿环张徹以欢呼。是即孤忠贯日，焉能一柱擎天乎？而公结仲氏之缨，詈声隐座；挥睢阳之剑，浩气横虚。谓可惜黑子弹丸，臣力至斯已尽；但付好铜章墨绶，此头砍去何妨。当斯际也，公立而不仆，望之俨然。怒衡温序之鬚，英姿飒爽；挺直花卿之体，溅血淋漓。目犹注视流光，贼亦惊呼下拜。似兹烈汉，曾见几人！时崇祯十五年四月初七夜也。诘朝，赤子惊闻，素旗悲举。激义愤而提戈荷戟，不共戴天；遵成算而荡穴倾巢，无俾易种。罪人斯得，寸磔灵前。皆言追奔之际，隐约见公象凭之。噫，异哉！信知毅魄忠魂，必了平生事业。较之马塈握拳，仅生阿里海牙之畏；南容守节，无救汉阳民社之危。称为突过前人，洵匪诬也。既而公子恪等护丧归葬，请恤旌忠；祭锡春秋，祠标忠烈。公之膺美谥也差堪慰，而公之造兹土也未尽彰。今以揆时度势之心，特畅发微阐幽之论。遵义自改土归流，至公莅任，才四十二年耳。桑关龙圃，犹夸鸟道连云；草窃枭雄，早想葫芦画样。谅国爪仅鴟儿思李，且官声喜和，尚称边为虺。弗摧，养痈遗患。若非得良吏如公者，先防蚁溃，力禁鵠张。势必都老称尊，依旧夜郎自大。则以一丸泥东封函谷，谁更三更鼓西夺昆仑。纵赵庸能执铲平王，何轼竟开盘古洞。祸之流极，可胜道耶！幸公识洞夷情，智足钤略。伸韦虎志气，愧谈吕姆萧娘；扩司马规模，详察龙头天灶。戎期伏莽，我已升陵。李摩云翻属儒生，来嚼铁常寒贼胆。虽祸起萧墙，公身不免；而烟销顷刻，公肉犹温。非军政之素明，讵妖氛之速靖。尤奇者，献逆鲸吞全蜀，虎视遵城，自谓投鞭断流，直若摧枯拉朽。乃海陵勒马，屡立吴山一峰；苏峻临江，不越雷池半步。得不谓惠安保聚，系林咸之鸭山；新会完全，关毛吉之火磴哉。今日祠圮复修，光昭有赫。云旗风马，踏朗公陟降分明；古木寒鸦，邮亭象幽沉俨雅。公以李绅衣带，与千秋留化碧之精；我居朱邑桐乡，敢再拜写表忠之碣。